

中國經濟史綱要

郊
社
禘
祫
問

毛奇齡纂

中
華
書
局

郊社禘祫問

毛奇齡纂

李塨問陸道威曰。南北郊分祀之說。始自漢武時。祠臣寬舒等一議。後又引周禮大司樂文。附會其說。以爲古者天子冬至祀天于圓丘。夏至祀地于方澤。是分祀之據。不知大司樂文曰。冬至至于地上之圓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夏日至于地中之方丘奏之。若樂八變。則地祇皆降。可得而禮。是論合樂非論大享也。大宗伯大享之禮。禋祀昊天上帝。血祀社稷。別無地祇之說。此豈真漢儒之謬耶。

南北二郊。予昔在館時。以曾作配位一議。已議及之。大抵衆說紛紜。多有言無地祭無北郊者。予謂既祭天。必當祭地。既有南郊。必當有北郊。曲禮云。天子祭天地。歲徧。是一歲之中。既祭天。又祭地也。祭法云。燔柴于泰壇。祭天也。瘞埋于泰折。祭地也。是兩祭之處。祭天一所。祭地又一所也。是以孝經曰。王者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而禮器曰。先王之制禮也。爲高必因丘陵。爲下必因川澤。因天事天。因地事地。蓋謂冬至祭天于圓丘之上。是因丘之高而治以爲壇。謂之因天事天。夏至祭地于方澤之中。是因澤之下而營以爲兆。謂之因地事地。故孝經說曰。王者事天明。必祭天神于南郊。事地察。必祭地祇于北郊。而漢志引禮記曰。兆于南郊。所以定天位也。祭地于泰折。在北郊。所以就陰位也。是兩郊分祀。在諸經亦

均有之。不止周禮春官文也。

若謂南北郊分祀。始自漢武時祠官寬舒等所議。則大不然。秦祀八神。一曰天神。在南郊山下。二曰地祇。在澤中園丘。而漢文用禮官議。謂古者天子夏日必親郊祀。不止冬至爲然。故漢郊祀志云。漢文祭泰乙地祇。以太祖高皇帝配。日冬至祠泰乙。夏至祠地祇。則不特分祀二郊。且冬夏二至亦俱依舊制行之。是必周末漢初。猶有相沿定禮。承襲不改。故蛛絲馬跡。彼此一綫。若武帝時寬舒所議。不過立后土祠于汾陰。與郊雍對耳。何嘗立南北郊乎。其後成帝用匡衡張譚諸議。徙甘泉泰畤。河東后土。而立南北郊于長安。至元始中。而劉歆左咸之徒。合諸儒數十人。議定郊禮。名爲元始儀。以至後漢光武。兆南郊于洛陽之陽。兆北郊于洛陽之陰。悉遵其議。而地祇之祭。遂歷魏晉六代。以至唐宋元明。並未偏廢。其或稱北郊。或稱玄丘。或稱地郊。或合祀。或分祀。或以女祖配。或以男祖配。或一配二配三配。而要之有地祭一禮。則自三古迄今。未有異也。

乃不學之徒。謂二郊之名。始于周禮。而并周禮亦不學者。且謂始于大司樂文。凡樂冬日至。于地上之園丘奏之。則天神可得而禮。夏日至于澤中之方丘奏之。則地祇可得而禮。諸語因欲變其說。謂此是合樂。不是大享。揣其意。不過欲辨園丘方澤二名。非郊祀地也。不知園丘卽泰壇。方澤卽泰折。園丘因丘陵。方澤因川澤。二郊之名。諸經有之。不始周禮。前亦既言之詳矣。若謂大宗伯大享之禮。禮祀昊天上帝。血祀社稷。並無地祇之說。則似全不知周禮者。周禮大宗伯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禮。地示禮卽祭地禮也。

宗伯。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典瑞。四圭有邸以祀天。兩圭有邸以祀地。凡以神仕者。以冬至致天神人鬼。以夏至致地示物彪。無非以地祇禮與天神對言。卽大司樂文亦有云。奏黃鐘。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奏太簇。歌應鐘。舞咸池。以祭地祇。原不止奏圓丘。奏方澤數語。乃卽此數語。又未全讀。據謂圓丘方澤是合樂地。非祭祀之地。則後文卽云于宗廟之中奏之。則人鬼可得而禮。豈此宗廟之中亦合樂地。非大享地耶。且謂合樂非祭祀者。此宋儒最不通之論。又不可不一辨者也。虞書夏擊鳴球一章。是合樂于宗廟者。蓋舜祭瞽瞍所奏樂也。宋儒臆見。謂舜不當有瞽瞍廟。不當祭瞽瞍。此但合樂以志九韶之美。非祭廟文也。則虞賓在位。羣后俱至。毋論樂不虛奏。且亦安得請召諸客。使勝國之賓。五服之辟。無不畢集。如吳下伎客作勝會者。今不知何故。忽擇此冬至。夏至二日。且一集高丘。一會下澤。而奏此大樂。可怪之甚。且夫合樂者。合堂上堂下之樂。而總奏之謂也。堂上有琴瑟搏拊。謂之清歌。堂下有箏瑟笙鏞。謂之閒歌。合琴瑟管笙諸樂器而並奏之。謂之合樂。此非細故矣。故習籥習吹。學干學舞。雖在一節。亦必居之大學之中。況合樂合吹。皆爲大祭祀大燕饗所用。未有不習之學宮。而可露處者。是以月令季春大合樂。以爲獻酎之用。仲夏合盛樂以零帝。仲冬季冬並合吹以饗帝。燕族人皆在學。皆非虛奏。而至于祭之日。則大司樂直云。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以致鬼神示。是此合樂卽是大享。謂大享時所合樂。一如鄉飲。鄉射。燕禮所云。問歌某詩。合樂某詩類。故重其文曰奏之。蓋奏之則必有聽之者矣。不然。黃鐘何律。雲門。咸池何舞。無端彙衆器。統衆成衆。變入丘澤之間。而漫曰奏之奏之。奏誰耶。

陸又曰。古不惟不分祀天地。亦並無合祀之說。蓋古者郊祭只是祭昊天上帝。其餘社稷山川百神。但從祀耳。嘗觀魯之僭郊。愈知古無南北郊之禮。蓋當時周禮之最重者。莫如郊禘。而魯皆僭之。故春秋頻書其失。向使別有祭地之禮。與郊並重。則魯亦必並僭之。春秋亦必並書之矣。且春秋書乃不郊。猶三望。此正與虞書類上帝時禋六宗望山川同。則地祭原只在祭天之中。何分祭之有。

天地只分祭。並不合祭。周頌昊天有成命詩序曰。郊祀天地也。召誥用牲于郊。牛二。解者謂一是天性。一是地性也。因之有天地合祭之疑。不知昊天祀天地。非謂合祭同此詩。謂分祭皆此詩也。召誥用牲二。一是帝牛。一是稷牛。謂帝與配分此牲。非謂天與地分此牲也。此則天地不合祀之明徵也。乃謂天地雖不並祀。而地祇之祭。當附見之祭天之中。如祭天子郊。而社稷山川俱從祀焉。卽此是祭地。舍此則別無大地之祭。因引虞書望山川。春秋猶三望爲據。則天祭從祀甚多。自園丘以人鬼百神列祀典外。凡旅上帝類上帝。大率以五帝六宗三辰四時四類五嶽四瀆諸神從祀。而不及社稷。惟祈穀。雩報及大雩。大災因事之祭。則雖祀天神。而后土田正。在所不免。然亦並與山川百源四海五嶽諸望祀者有別。是以天地正祭。各以類從。在社稷並不從天。而卽巡狩出征。凡因事祭告。如司馬法。王者興師。告皇天上帝日月星辰。禱于后土四海神祇山川冢社。亦天地兩告。地不從天。且亦社稷山川。皆不從天告。而從地告。是祭天而及社稷。猶不得謂社卽是地。況地是地。社稷是社稷。山川是山川。而以山川望祀坐之社稷。不亦謬乎。若謂魯僭郊禘。不僭地祭。以是爲無地祭之證。則更不然。凡魯所郊。只是祈穀上帝一祭。其于冬至旅類諸

郊並不僭及。蓋郊事不同。自二至二郊外。有旅上帝。類上帝。祈穀上帝。龍見雩帝。季秋饗帝諸事。雖皆是天子之禮。而二郊大事。諸侯所絕。至祈穀與夏雩秋饗。則諸侯皆得行之。故家語定公問孔子。謂寡人聞郊而莫同。何也。而夫子直云。魯無冬至大郊之事。惟祈穀之祭。降殺天子。是以不同。是魯不僭郊。在夫子已明言之。乃考春秋所書郊。凡有九。皆在夏四月。而不在春正月。是建卯之月。而非子月。其爲啓蟄之郊。非長至之郊。明矣。若成十七年有秋九月辛丑用郊。此卽周頌豐年秋報月。令季秋大饗之祭。亦郊之降殺者。故哀十三年。子服景伯囚于吳。謂太宰曰。魯將以十月上辛有事于上帝。雖屬謬說。然亦借秋報之禮爲言。並非僭天子大郊之祭。乃謂其僭天祭而不僭地祭。遂疑無地祭。已可笑矣。復謂春秋但書郊而不書地祭。必是無地祭之故。則春秋書郊不書社。書烝嘗不書祠禴。豈魯無社祭。且并無四時祭乎。

又問郊特牲云。郊特牲而社稷太牢。又云。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又曰。惟社丘乘供粢盛。所以報本反始也。禮運云。禮行于郊。而百神受職。禮行于社。而百貨可極。王制。天子出征。類于上帝。宜于社。明皆以社與郊對。且他經郊社對舉者。不可勝數。如秦誓。類于上帝。宜于冢土。召誥。用牲于郊。社于新邑。是周禮之見于行事者。故胡宏謂郊所以祭天。社所以祭地。其說似是。但郊是大祭。非天子不敢舉焉。社則次矣。自諸侯以至州里。皆可行之。是亦天尊地卑之義。故中庸郊社對舉。而以上帝蔽之。此其義與。

此說在宋後多有之。但仍未是者。社爲地祭之一。較山林川澤四方四望爲最重。故與宗廟對舉。而立之。

國中又立之郊外。如禮運所云。命降于社之謂殺地。降于宗廟之爲仁義。明是法地所爲與宗廟並。然而秦折瘞埋。原有地祭。則自不得以社當地矣。是以王制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而禮運亦云。杞宋之郊。天子之事守也。故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則地與社稷明白分別。是以周禮于地神稱大。而其祭稱大禮。與社稷神之稱土。而諸地神之稱山林。而川澤。而丘陵。而墳衍。而原隰。而者。截然不同。故社有與郊對舉者。皆是小郊。與大郊無與。大郊則地與天對。禮器。因天事天。因地事地。爾雅。祭天曰燔柴。祭地曰瘞埋。是也。小郊則社與郊對。秦誓。類于上帝。宜于冢土。召誥。用牲于郊。社于新邑。皆是也。蓋類郊。旅郊。四時郊。五帝郊。與巡狩征伐及祈禱報反。有事之郊。俱是小郊。往往與社相對稱。如所云報本反始。百神受職者。皆是。秋冬報祭。如周頌良耜爲秋報。豐年爲冬報。並非冬至泰壇之祭。故得與社之報本反始。百貨可極。連類並言。以是知中庸郊社之禮。往嘗謂郊重社輕。故天子得郊。而諸侯祇社。天尊地卑。故郊祭限天子。而社祭通諸侯。孰知天子有郊。諸侯亦有郊。天有大小祭。地亦有大小祭。兩兩對待。並未嘗有偏畸也。又問。社稷本二神。而合祭于社。以稷非土不生。土非稼不功也。但據春秋傳。則社爲后土。卽共工氏之子也。稷初名農。卽厲山氏子也。至夏末。則周棄嗣農爲稷。而后土如故。則豈前此無社稷與。禮運曰。天秉陽。垂日星。地秉陰。竅于山川。考虞舜類上帝時。以六宗禋天神。以山川望地神。及巡狩亦然。柴祀天神。望秩地神。豈此望山川卽社祀與。

社義不一。而重主田事。故祀后土以尸其利。祀先農。先嗇。以報其功。祀社及稷。自昔有然。第后土者。以勾

龍曾爲土官。故以爲名。先農。或曰神農。或曰卽厲山氏之子農。司耨。或曰卽后稷。然亦古先有其名而後以其人實之。蓋社本土神。稷本農神。禮家名太社。又名太稷。然後附之以人鬼。曰后土。曰后稷。此如明堂祠五帝者。原有青帝。赤帝諸本神。而後以其人實之。其在五人帝。則有太皞。炎帝諸神。在五人臣。則又有勾芒。祝融諸神。是雖有人神。而不礙其爲本神。烈山以前不必滅。周棄以後不必增。凡前儒以人鬼地神爭執是非。皆無庸也。若謂古無社稷。恐是以山川望祀當之。則又不然。古社爲田正之祭。與四方相通。而反與四望不通。故楚茨詩以社以方。雲漢詩方社不莫。方雖四方屬地。而仍以五帝天神主之。如前所云勾芒。祝融類而至于四望。則雖是地祇。而與社分列。一如周禮所云土正。與山林川澤諸示不同。蓋社稷不是地。山川嶽瀆諸神又不是社稷。曲禮祭天地。祭社稷。祭名山。山大川。祭義。天子爲藉以事天地山川社稷。明分三等。讀者審之。

蟪又問。古天子有禘而無祫。凡春秋所言祫。皆是禘。徒以其合食羣廟。有是名耳。若大傳云。諸侯及其太祖。則有祫矣。然止及始祖。不得禘始祖之所自出。至大夫則并祫亦無有。故云。大夫有大事省于其君。于祫及其高祖。謂欲祫于廟。不得專行。必干求于君。請君省察而後行之。其說是否。

曰。有禘無祫。予遍觀羣籍。後始有此論。然猶以先兄亡後。必質之徐仲山。張南士二君。始于艾堂質禮時。毅然言之。而君早見及。可謂意識超倫輩矣。然天子無祫。諸侯亦未嘗有祫。大傳所云祫。卽是禘也。周禮則祀有追享一祭。加于四時類祀之間。卽是大禘。諸侯大夫皆無之。故諸侯追享。但得及太祖而止。不及

所自出也。大夫則全無追享。雖干請于君。亦止得上及親盡。而追享終無與焉。故此所云祫。亦只是禘。蓋本論禘祭。而漸及等殺。若別出一祫。則所請非所殺矣。且祫是合祭。禘是加祭。若求合而加一親。則所省非所請矣。況諸侯無祫。經傳瞭然。見文堂問條此非可一言決者。大抵省者問也。審也。干者請也。有大事者。謂時祭。即大嘗大禘也。若大夫無太祖廟。正義以爲是支庶。不是適子。故不祭太祖。則不然。大夫三廟有二等。王制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此是別子。惟別子祀所自出。得立太祖廟。外此則一如祭法。祇立考廟。王考廟。皇考廟。三親而止。則此所請者。是凡大夫。非宗卿宗大夫耳。

又問。陸道威云。五年之禘。卽是周時宗法。帝嚳有帝摯相承。則后稷別子矣。別子爲祖。故周人祖之。其不祖帝嚳者。諸侯不敢祖天子也。雖文、武以後。得祖天子。而宗法必不可亂。因仍祖后稷。而特創禘祀一禮。以追所自始。此周公精意也。若后王崛起。非世諸侯。無宗法可尋。則但以始王爲祖。而禘于其廟。五年一舉。喪畢之禘。可不必行也。是說何如。

漢儒議禮。尙不曉宗法。及唐、宋以後。則長夜而已。是以漢議定陶。宋議濮國。明議興獻。各以宗法相糾纏。並無有一人知其義者。而道威能傍推其意。以及禘禮。亦屬難得。第其說仍未是也。按禘禮最古。不始于周。觀國語與祭法。則皆有虞氏。夏后氏。禘黃帝而祖顓頊。語是五帝已來行之已久。此中精意。真有言禮家所難測者。故夫子亟稱之。若不祖帝嚳。而禘帝嚳。則在商時已然。據宗法。次嫡爲別子。則摯、堯兩嫡。俱爲天子。自宜以后稷爲別子。何則。史記以稷母姜嫄爲元妃。契母簡狄爲次妃。則別子在稷不在契也。

然而商已先周而祖契。且先周而禘帝嚳。則契非別子。何有宗法。然則追享一祭。不必周公精意也。祇商禮郊冥祖契。周禮郊后稷而祖文王。頗有參變。後儒謂文武定制。實祖后稷。後王改爲祖文王。則大謬不然。其云祖文王宗武王。皆指明堂言。與祖廟祀后稷不同。古人文多互見耳。若魯有郊禘。則郊是孟春祈穀之祭。禘是宗子出王之祭。此是宗法。禮記每云魯郊禘非禮。謂郊壇禮樂。或祀園丘。出王享獻。濫及羣廟。故以爲言。非謂魯不宜郊禘也。至謂後王禘祭。不及所出。則漢後並然。漢禘高帝。並不及太公。但云每遇禘祭。則合食高廟。他可知矣。若云吉禘可不行。則吉禘爲喪畢之禘。必不可少。蓋祭多名禘。俱以審諦昭穆言。而新主入廟。則尤審諦所最急者。然且一禘一祫。前後有升降。而中多遷移。使顯然去就。彼此難安。因特造此祭。使遷主存主。共會一室。而簪厭之後。遷共祫行。祫同親返。各警蹕而歸其廟。此正先王精意所在。故儀禮最殘闕。猶有云吉祭未配。吉祭者。正此祭也。此豈可少焉。

艾堂問

康熙二十九年三月五日。同郡諸學。入集于艾堂。有問。

問。禘祫大小。在鄭康成禘祫志。王子雍聖證論。已分門戶。幸後儒辨定。俱知是王而否鄭。其在兩家有成說者。固不必再請矣。第禘祫二祭。實未了了。如孔氏正義謂毛傳說禘祫總是不明。不知禘祫二祭所始。與先儒爭執所畢竟。原是如何。

禘祫二名。先儒久相爭執。予亦散見其大意于論議間。非一端矣。若畢竟經傳。則似但有禘而未嘗有祫。卽春秋傳。禮記偶一及祫。然總是爲五年大禘。三年吉禘。與四時夏禘稱作解說。並非正祭之名。蓋祫者

合也。合祭之謂也。合祭稱禴。猶之特祭稱犧。但是虛義。並非實名。只因三年吉禴。五年大禴。與四時之烝嘗禘俱是合祭。故吉禴稱吉禴。大禴稱大禴。烝嘗禘稱烝禴。嘗禴。禴禴。而于是竟增禴祭一名于諸祭之間。實則並無此祭也。

其並無此祭何也。

蓋祭名雖多。除虞祔卒哭祥練禴纖諸喪祭外。其吉祭之名。約有三等。國語云。日祭月享。時類歲祀。其日祭不可考矣。月享卽朝享。每月朔以特羊朝廟。因而告朔。然非正祭名也。惟時類四祭。以春禘。夏禴。秋嘗。冬烝爲一等。歲祀二祭。以三年吉禴。五年大禴共爲一等。雖國語尙有禴。郊。宗。祖。報五名。然郊是外祭。而宗。祖。與。報。則宗是明堂。祖是祖廟。報是不祧廟。原非祭等。惟荀子有禴。禴。烝。嘗。及大禴五祀名。似得要領。然禴。禴。烝。嘗。祇是時祭。大禴卽吉禴大禴。同是歲祭。以四時分四祭名。則無等。以三年五年合一祭名。則躡等。蓋歲時本二祭等。而其名有三。曰大禴。曰吉禴。曰時祭。大禴者。天子五年之祭也。大傳。禮不王不禴。喪小記。王者祭其祖之所自出。而以祖配之。爾雅。禴。大祭也。曾子問。天子有嘗。禴。郊。社之祭。尊無二上。是以左傳。魯有禴樂。賓祭用之。國語。天子禴郊之事。則有合烝。又云。禴郊必自射其牲。又云。禴郊牛。麋。栗。而學記曰。不卜禴。則不視學。總言大也。然其祭則自古有之。國語。有虞氏禴黃帝而祖顓頊。祭法。夏后氏禴黃帝而郊冥。商頌。長發。大禴也。周頌。騶。禴太祖也。而魯則亦以宗國之故。禴及文王。論語。或問禴之說。仲尼燕居。明乎禴嘗之義。禮運。魯之郊禴。春秋僖八年。禴于太廟。明堂位。季夏六月。以禴禮祀周公于太廟。

凡諸經諸傳其言禘者不能遍舉。然並無一字及禘。已可驗矣。若夫吉禘則三年喪畢合祭于廟以諦視昭穆者謂之吉禘。亦謂之吉禘。此卽亂禘于禘之所自始。然其祭僅見之春秋而仍無禘名。春秋閔二年吉禘于莊公文二年有事于太廟躋僖公皆不稱禘卽其禮達于諸侯左氏于晉亦有以寡君之未禘祀語其或及時禘有烝嘗禘于廟語或及有事之禘如禘于僖公禘于襄公語亦並無有一禘字見于傳文至于時祭則夏祭曰禘雖或稱無定名郊特牲稱春禘秋嘗祭義稱春禘秋嘗祭統稱春禘夏禘王制稱春禘夏禘周禮稱祠春禘夏禘要總是時祭之四名有互見而無異制不必妄解作夏商之禮但其無禘名則一也。蓋時歲二祭有三禘而無一禘其所以誤見有禘名者亦總以諸經說三禘時偶易稱曰禘而讀者不深察也。

其三禘之易稱禘而讀者不察奈何。

大傳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此大禘也。然禘亦名禘。博士徐禪引春秋傳謂歲禘及壇墠終禘及郊宗石室歲禘卽大禘終禘卽三年喪祭是大禘卽禘矣。是以漢元始五年創爲五年禘祭而後漢志及司馬彪書皆稱是禘祭。章懷太子謂禘卽是禘並無二名。故大傳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而禘有等殺諸侯及其太祖謂諸侯凡合祭如烝嘗禘等但及太祖而已不及所自出也。大夫士則更殺矣。有大事省于其君。干禘及其高祖謂大夫士非別子無太祖廟者雖有大嘗大烝干請于君以求追享亦祇及高祖而已并不及太祖也。蓋其所云干禘者正謂有事于廟請得如歲禘之祭追及壇墠指禘言也。干

祫者，千禘也。不然，天子是禘，而大夫所請者是祫。指甲而求乙，不相蒙矣。若謂天子有禘，而大夫士有祫，則大夫士可各立一祭與天子等乎？至于吉禘，則公羊曰：「大事者何？大祫也。」商頌：「玄鳥祀高宗也。」註謂祀者祫也。以吉禘高宗而合祭之也。而杜預、鄭玄諸君亦遂以三年吉禘名爲祫祭，然仍是吉禘耳。非別有一祫也。若夫時禘，則王制：「天子禘祫。」句祫禘，句祫嘗，句祫烝，句諸侯祫禘，句禘一，句祫一，句嘗祫，句烝祫，句謂天子以春祫爲特祭，隨者特也。而至于禘于嘗于烝，則皆用合祭。諸侯不然，祫固特祭，而禘則一年特而一年祫，惟嘗與烝則皆合祭焉。是以曾子問于時祭亦曰：「祫祭于祖，則視迎四廟之主，蓋以時爲祫，而非于時外又有祫也。」自不善解經者，以三年吉禘之祫，分名爲祫，以五年殷祭之禘，專名作禘，遂妄增一祫祭于五年之間，謂三年一祫，五年一禘，而併妄解此時祭之祫，謂卽是三年之祫。苟其遇禘嘗烝時天子耶，則必先祫祭而後禘嘗烝，故曰：「天子禘祫。」句祫，句禘，句祫，句嘗，句祫，句烝，句諸侯耶，則必先禘嘗烝而後祫，且闕一禘祭而特作一祫，故曰：「諸侯祫禘。」句禘一，句祫一，句嘗，句祫，句烝，句祫，句禘，句總不識時祭之自爲祫，而妄以三年之禘改名爲祫，而歷歷與時祭三名較列前後，至于如此解經，于是埽地矣。彼亦知大禘吉禘時祭之必合祭，故稱祫乎？

何故必合祭，願遂聞之。

古者祭法不傳，大抵重祫而輕禘。天子自喪奠喪祭祇特祭死者外，日祭不可考，月享則天子周七廟，諸侯限親廟，而其餘時歲皆用合祭。蓋天子有祭及毀廟之大禘吉禘兩大祫，而諸侯止有吉祫之祫，而無

大禘之祫。殺也。天子有祭及存廟之三時小祫。曰禘。曰嘗。曰烝。而諸侯則止有烝嘗二祫。而禘則禴祫半焉。又殺也。然則天子諸侯所共爲禴祭者。獨春酌一祭耳。蓋禴祭最輕。有必不可一再行者。其祭儀祭法。不知何等。但考古禮煩重。卽四時恆祭。亦必先月而滌養。先旬而齋戒。先三日而筮擇。先一日而省酺。而至于祭之日。則周制從朝至闇。窮此日之力。自啓祐以至送尸。灌鬯以至醕酢。毋論薦腥薦熟。合烹加俎。歷有儀節。其七獻九獻。圭瓚非一舉。祝告嘏告。詔辭非一進。于堂于枋。索祭非一地。出奏入奏。工備非一樂。向使以一日而歷七廟。則時必不周。以一人而行七祭。則力必不給。若謂日祭一廟。可以遞行。則前祭諷日。未可該後祭之日。此廟卜牲焉。能通彼廟之牲。然且一祭未釋。而一祭又將省濯矣。一尸未諷。而一尸又當筮宿矣。兼行之。則一日不能行數禮。各行之。則十日不能舉一祭。又況文、武二廟。在七廟之外。姬廟遷廟。又在文、武廟之外。合之非有餘。分之卽不足。而至于行事瑣細。倍難懸斷。試問笱簋鼎鑊。何往何移。禴親祖尊。誰先誰後。求之諸經固無文。考之祀典亦不載。此固口必不可言。身必不可行之一大事也。第不知古來禴祭之法。何以不傳。卽從來議禮之家。何以並不計及。張南士嘗曰。吾不知禴祭何如。假一日而歷七廟。則質明禴鬯。謂之晨禴。歷七廟則不晨矣。早食進饋。謂之朝踐。歷七廟則不朝矣。使七日而行七祭。則卜日而祭。歷七日。非所卜矣。明日而釋。歷七日。非明日矣。是以時祭有四。而左傳稱烝、嘗、禘、祫三名。而不及禴。誠以禮必禴祭。雖喪祭祇祭死者。而禮于虞祭曰哀薦禴事。于祥祭曰作此練禘。總必加之以合祭之名。惟春祭省薄。專予以禴。然究不知禴之減略而使捷。其儀其法何等也。是以漢後立

廟皆同堂異室，便于合享，卽所在祠廟，亦必使有司攝祀，不能遍及，正以禮難隨祭，祭則必祫，蓋祫有凡祭總名，不必別設一祫在凡祭閒也。

辨析至此，真是千秋長夜豁然見天日矣。特尙有請者，公羊稱大祫卽是吉祫，左傳稱歲祫，大傳稱干祫卽是禘祫，王制稱祫禘祫嘗，祫烝卽是時祫，此外無祫矣。乃禮緯云，三年一祫，五年一禘，則實有限年之祫，限年之禘，豈此祫非諸祭乎？抑亦禮緯本謬說，不可用乎？

三年一祫，五年一禘，雖緯書有之，然實不始緯書。劉向說苑卽有三歲一祫，五歲一禘二語。故後漢光武初張純議禮，亦曰：「禮三年一祫，五年一禘。」見郊祀志。此皆在西漢議禮家相傳之言，推其始，仍是公羊傳三年一祫，五年一禘，而誤作解說，以致有此。蓋三年喪畢而合食太祖，是三年一祫也。殷祫旣行，又五年而再殷祫，是五年一禘也。然而三年之祫是吉禘，五年之祫是大禘，則仍是禘，不是祫矣。儒者用公羊之說，而不甚理會，竟忘三年之祫爲吉禘，遂判作每三年一祫，夫每三年必吉禘乎？然且三年五年俱不能校計。鄭氏乃造一三年喪畢，二十五月而吉禘，又明年而大禘，然後又五年而再禘，一則合公羊再殷祭再字之義，一則謂春秋書僖八年禘，宣八年亦禘，則必實三年加五年，而後與八年之數合，于是增一禘在吉禘之後，而不知三年一祫，則但一吉禘而已畢，無每三年再祫之禮。何則？吉禘不可再也。五年一禘，則從三年喪畢後，每五年而得一禘，故僖之與宣，皆以八年有大事，不從吉祫數，亦不從先君忌日數。何則？以忌祫有闕日也。如以忌祫闕日，未週三年，必增一禘于吉祫之後，則僖、宣三年皆未書禘，爲不

可通矣。如謂殷祭有再，必作兩禘，則禘繼祫起，卽是再祫，乃又增一禘于祫禘之間，是爲三般，非再般矣。後儒校計年限，在魏晉以後，尤爲紛紜，有謂禘祫如置閏然，兩頭如四，實不盈三，故三年一般，五年再般，八年三般，十一年四般。此博士陳舒之說，而徐邈議禮，謂五年再般，必六十分中，每三十月得一般，則三年省六個月，六年省十二個月，適合五年再般之數，其各逞臆見，不可枚舉。至唐睿宗後，太常議三年一祫，五年一禘，至二十七年，凡五禘七祫，而禘祫且同歲矣。又曰：一禘之後，併爲再祫，五年之內，驟有三般，無一而可者，則是祫禘並舉，三五遞代，其于理于數，俱有未當，是何如屏祫存禘，捐三得五，爲可通也乎？然而諸經無祫，周禮并無禘，何也？

周禮儀禮皆無禘名，然皆有其禮。儀禮喪服曰：諸侯及其太祖，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此禘也。周禮稱大祭祀，大人鬼，大祝，大號，亦禘也。蓋禘名殷祭，殷者大也。夫猶是歷祭之先王先公，而獨以大稱，此非帝嚳、后稷異嘗殷祭莫當之矣。是以大宗伯職在祠春禴夏嘗秋烝冬四時祭前，原有以肆獻裸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語，其所云肆獻裸饋食，俱指禘言，以歲祭在時類前也。卽司尊彝有四時之間祀，追享朝享，語其所云追享，亦指禘言，謂朝享卽月祭，爲月朔朝廟，追享卽追祭所自出也。蓋追享與朝享，以一歲一月間于四時之祭，而追享舉其大者，朝享舉其小者，總稱間祀，謂與時祭得大小相間故也。舊儒以肆獻裸爲祫，饋食爲禘，則大不然，禘亦有裸獻陳牲，吉祫亦有朝踐饋食，豈可分屬？此由誤解郊特牲饗禘有樂，食嘗無樂，以饗屬酌禘，食屬烝嘗，遂做爲是說，殊不知禘嘗皆饗食，而春夏物產未盛，以飲爲主，秋冬